

民族自決旗幟下之權力競逐—— 試論德國在科索沃獨立中之角色

石忠山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本文旨在藉由科索沃獨立中德國角色之分析，認識此一重大國際事件之另一面貌。科索沃獨立乃諸多不同因素交相影響之結果。就其獨立之內部因素而言，該國人民強烈之自決意志乃其獨立成功之重要內部因素，而國際社會之支持，尤其是歐美強權對科索沃問題之積極介入，則為該國邁向獨立不可或缺之外部條件。由於德國積極介入科索沃問題，主張以民族自決方式解決其最終地位問題，並於科索沃衝突期間透過各種手段協助該地區人民走向獨立，使其被視為科索沃獨立之重要外部影響因素之一。本文從德國對科索沃問題所持立場之分析出發，說明獨立的科索沃對德國具有重大國際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等意涵，並藉其所使用支持獨立手段之進一步描述，說明德國如何藉此協助科索沃步步邁向獨立，最終說明科索沃獨立在某種意義上乃德國等西方強權以民族自決之名行權力競逐之實之產物。

關鍵字：科索沃、德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獨立、民族自決

壹、前言

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後冷戰時期似有止不住之崩解趨勢，繼蘇聯垮台以及前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之其他加盟國相繼獨立後，今年（2008）2月巴爾幹地區又誕生了一個新國家——科索沃（Kosovo）。科索沃原為塞爾維亞領土主權的一部分，卻在各方因素之交相影響下成功自其獨立。總地來說科索沃獨立有其內部與外部雙重影響因素。就其內部因素而言，該國人民強烈之自決意志及其政治領導者之膽識與智慧，乃科索沃人民邁向獨立建國之重要內部因素，而國際社會之支持，尤其是歐美強權對科索沃問題之積極介入，則是該國邁向獨立不可或缺之外部條件。由於德國積極介入科索沃衝突，並透過各種方式協助該地區人民走向獨立，使其國際政治地位日益受到關注。德國為什麼支持科索沃獨立？為達前述目標德國使用了哪些手段？獨立的科索沃對德國具有何等意涵？德國支持科索沃獨立對社會內部同樣存在獨立聲浪之台灣而言究竟具有何等啓示？

統一後的德國國際地位日益提升，其不僅在歐盟事務上與英、法等國平起平坐，共同主導歐盟之發展，近年更將其影響力深入歐洲其他地區。在國際政治觀察家眼裡，德國之崛起意謂單一強權之國際政治秩序正受到不同勢力之挑戰，歐盟與美國歷年來在特定國際事務上之明爭暗鬥即為其中一例，而德國支持科索沃獨立更是打著支持民族自決旗號，暗中與其他國際勢力較勁之典範。本文嘗試從德國在此過中所扮演角色之分析出發，一窺科索沃建國之獨特面貌。

本文主要藉由歷史回顧與文獻分析等途徑進行前述議題之分析，其中由於1998/1999年所爆發之軍事衝突對科索沃未來地位之發展具有重要意涵，本文因此將對此一衝突之始末多所陳述與分析，而德國在該衝突爆發前後所扮演之角色亦將獲得適當說明。本文根據既有文獻，將國際政治觀察家對德國在科索沃獨立過程中所扮演角色之觀察為一整理，希冀就此

釐清德國與科索沃獨立間之關係。本文主要針對專書、期刊論文、政府報告以及報章評論等進行文獻分析，節次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將簡介科索沃之基本背景，第二部分分析國際勢力對科索沃問題之角力，第三部分說明德國對科索沃獨立所持之基本立場，第四部份則描述德國支持科索沃獨立所採行之具體作為，文末結語乃筆者綜合前述所得，所歸結德國支持科索沃獨立對台灣之啓示。

貳、邁向國家獨立之科索沃

甫於今年2月獨立的國家——科索沃，其正式國名為科索沃共和國¹，該國位於歐洲東南部巴爾幹半島上，國土東、北側與原隸屬國塞爾維亞相連，西北部與蒙特內哥羅銜接²，西南有阿爾巴尼亞為鄰，東南則與馬其頓共和國接壤。科索沃占地約1萬900平方公里，相當於美國康乃狄克州的面積或台灣土地面積的三分之一，境內最大城市為首都普里斯提納（Pristina）。科索沃人口近兩百萬，其中90%為主要信奉回教的阿爾巴尼亞人，另外10%則為主要信仰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³。科索沃的官方語言為阿爾巴尼亞語和

¹ 阿爾巴尼亞語稱科索沃為 Kosova 或 Kosove，塞爾維亞語則稱其為 Kocobo 或 Kosovo。該國正式國名之阿爾巴尼亞語稱法為 Republika e Kosoves，塞爾維亞語稱作 Косово и Метохија，英語正式名稱則是 Republic of Kosovo，以上請見 Wikipedia（2008）。

² Montenegro 的塞爾維亞語意思是「黑色的山」，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等亦稱其為黑山共和國，我國外交部對 Montenegro 之正式稱法則是蒙特內哥羅，以上請參見中華人民國外交部（2008）。

³ 由於族群衝突因素使得科索沃境內部分少數民族近年來陸續遷離原居地，造成該國境內阿爾巴尼亞裔人口比例不斷上升，截至2008年止，阿爾巴尼亞裔人口已超過科索沃總人口數的90%。據相關統計數字顯示，科索沃人口結構中除上述兩大族裔外，其他少數族裔亦構成該區人口結構的一部分，科索沃統計局2000年之生活質量調查顯示，該年197萬人口中各族裔人口所佔比例如下：88%阿爾巴尼亞族（1,733,600），7%塞爾維亞族（137,900），1.9%斯拉夫族穆斯林（37,400）以及1.7%的羅姆族（33,500），以上資料請參見 Wikipedia（2008）。在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崩解前，該國實際上由6大族群和12個少數民族所組成，此六大族群包括：斯洛伐尼亞人（Slovenes）、克羅埃西亞人（Croats）、塞爾維亞人（Serbs）、蒙特內哥羅人（Montenegrins）、馬其頓人（Macedonians）以及穆斯林人（Muslims），其中除了穆斯林人未能自成一共和國外，

塞爾維亞語，法定貨幣為歐元（Euro）以及使用於塞裔地區之第納爾（Dinar）。科索沃 200 萬左右人口中，約有將近四成左右人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失業率高達近五成。該國基礎建設落後，經濟建設有賴各國援助，雖有豐富礦產資源（煤、鉛、鋅、銀等），但農業為該國主要經濟活動項目。目前科索沃人民平均 GDP 約 1,500 美元，為歐洲最貧窮的區域之一⁴。

素有歐洲火藥庫之稱的巴爾幹半島，由於歷史上種族、宗教和強權介入等複雜因素，使得該區域戰爭內亂頻繁。位於此一動亂紛擾之地的科索沃本身即為該區動亂的根源之一。歷史上的科索沃曾為依利裡亞人和色雷斯人所居住的區域，該區後來成為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古斯拉夫人則陸續自西元 6、7 世紀起遷入該地。歷史上的民族遷徙與融合使得科索沃曾為不同王朝所兼併，該地曾於西元 10 世紀被併入拜占庭帝國，12 世紀末與 13 世紀初則被劃歸予北方的尼曼雅王朝（即今日塞爾維亞之前身），成為該王朝政治、經濟之核心，該王朝曾一度定都科國今日首都——普里斯蒂納（Pristina）。14 世紀中葉尼曼雅王朝漸趨衰弱，後因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之侵入，並於 1389 年的科索沃戰爭中擊敗塞爾維亞人，使得科索沃自此成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領土的一部分，科索沃在其統治下逐漸穆斯林化⁵。

20 世紀的兩次戰爭再次使得科索沃的歸屬產生變化。一次大戰結束後科索沃自崩解之鄂圖曼帝國脫離並劃歸於塞爾維亞，幾年後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斯洛伐尼亞共組王國，成為後來南斯拉夫聯邦之前身。二次大戰期間軸心國因占領南斯拉夫，遂將科索沃一併納入當時由義大利所控

其他五大族群皆於南斯拉夫崩解後各自成立自己的國家。阿爾巴尼亞人雖構成科索沃主要人口，然而在未崩解之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時代，阿爾巴尼亞人和其他 11 個少數民族構成前南斯拉夫境內之少數民族。南斯拉夫之崩解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存在於這些民族間仇恨與衝突之結果，有關前述族群間之衝突根源請參見 Rezun (2001: 21-47)，科索沃之族群結構請參見 Kohl and Libal (1997: 5-9)。

⁴ 有關科索沃之國情簡介請參見以下文章：Wikipedia (2008)；維基百科 (2008)；李東昇 (2008)。

⁵ 有關科索沃歷史請參見 Forster (2005: 57-68)；Wikipedia (2008)；維基百科 (2008)；李東昇 (2008)；自由社論 (2008)；湯紹成 (2008)。

制的阿爾巴尼亞。戰爭期間大量塞爾維亞裔人爲武裝阿爾巴尼亞人所逐出，戰爭結束後該地則又再次歸屬南斯拉夫，並由狄托（Josip Broz Tito）政權劃定爲自治省，讓當地阿爾巴尼亞裔人充分享有自治權限⁶。

做爲塞爾維亞的自治省，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在充分享有地方自治權限情況下，與塞爾維亞人維持了一段平和共處的時光，然而塞爾維亞 1989 年的公投憲改因縮小科索沃的自治權限，導致隨後阿爾巴尼亞裔人之宣布獨立（維基百科，2008；李東昇，2008）⁷。爲實現完全獨立之建國目標，科索沃解放軍（Kosovo Liberation Army，以下簡稱 KLA）自 1990 年代中葉起，針對塞爾維亞裔軍政人士和相關設施展開了密集的游擊戰，此一抗爭行動最終導致 1998 年南斯拉夫大規模之軍事鎮壓，以及隨後數十萬阿爾巴尼亞人之逃亡⁸。當西方國家普遍視此軍事行動爲塞爾維亞領導人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所展開之種族滅絕行徑，和爲阻絕此一災難之繼續擴大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於 1999 年 3 月 24 日以人道干涉之名展開了維持 78 天的反制轟炸行動⁹。戰後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大量返回家園，塞爾維亞人則多半不願重返舊居地（維基百科，2008；李東昇，2008）。

戰後的科索沃最先由北約管轄，隨後交由聯合國托管，直到正式宣佈獨立前，科索沃最終地位始終是列強角力的對象。當部分西方國家普遍支持科索沃獨立時，俄羅斯和塞爾維亞則堅持捍衛塞國領土主權之完整。在列強對科索沃最終地位問題僵持不下的談判過程中，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

⁶ 以上請參見下文之詳細分析：李東昇（2008）；邱垂亮（2007）；湯紹成（2008）；維基百科（2008）。

⁷ 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經此次自治權限之限縮後，陸續於各地展開抗爭行動，其先後抵制科索沃議會之選舉，自行興辦學校，並自辦選舉宣佈成立科索沃共和國，以反制塞爾維亞之前述決議。

⁸ 有關科索沃危機之細部過程及其所造成之難民問題請參見 Ellis（2000: 1021-24）；Villmoare（2004: 27-29）；Booth（2000: 5-10）。

⁹ 有關北約出兵之策略考量及 1998 至 1999 科索沃戰爭之細節請參見 Gustenau（2000: 81-91）。

因按耐不住對其地位延宕甚久、談判未果之不快，最終於 2008 年 2 月 17 日由國會決議脫離塞爾維亞獨立，成為今日全球第 193 個國家¹⁰。

參、列強對科索沃問題之角力

科索沃獨立不僅引起全球關切，也激起各國不等反應。當俄羅斯和塞爾維亞以科索沃獨立違反聯合國憲章以及助長分離主義之名強烈反對科索沃獨立時，歐美各國中除部分內部有分離主義問題的國家外，大多皆對科索沃之獨立表示支持¹¹。無論支持或反對，國際社會對科索沃獨立事實上打著各自如意算盤。科索沃獨立背後所瀰漫之大國利益算計，使其成為不同勢力在此展開權力競逐之場域（張國慶，2008）。

對向以東歐地區保護國自居的俄羅斯而言，科索沃獨立顯然觸碰其敏感神經。由於種族、語言同屬斯拉夫語系，加上該國內部有車臣分離主義問題，使得俄羅斯在此問題上採取與塞爾維亞一致的反對立場（洪茂雄，2008；張國慶，2008；湯紹成，2008）。而同樣有西藏、新疆和台灣獨立問題的中國，在面對此一問題時亦難掩其焦慮與不安（湯紹成，2008）。反觀西方社會中，美國除持續限縮俄羅斯於該地之影響力，和鞏固其於國際社會中之單一強權地位外，北約與歐盟之雙東擴，成為歐洲國家支持科索沃獨立的誘因之一（Küntzel, 2008）。為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驅逐俄羅斯在巴爾幹半島和歐洲其他地區之影響力，選擇對科索沃獨立之承認，

¹⁰ 據科索沃官方網站之公告，至本文截稿前，全球承認科國獨立之國家數總計 46 國，其中未含宣告承認該國獨立之中華民國，以上請參見 Ministry of the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Kosovo (2008)。

¹¹ 美國國務卿萊斯於科索沃宣布獨立後隔日正式宣布美國對科索沃獨立之承認，相對於此，歐盟內部則始終無法對此達成共識。當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比利時、瑞典、捷克、丹麥、芬蘭、波蘭、愛爾蘭等國，分別透過外交途徑表達對科索沃獨立之支持時，部分擁有民族分離問題的國家如西班牙、希臘、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伐克、賽普勒斯等，卻對此表達反對，以上請參見下文之報導：陳成良（2008）；王文光（2008）；自由社論（2008）；陸以正（2008）。

西方國家顯然有其國際地緣政治上之戰略利益考量¹²。

肢解昔日社會主義國家向為冷戰後西方國家之一貫策略，前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之解體與俄羅斯昔日附庸國之紛自獨立，即為西方國家此一國際戰略思維之傑作¹³。對於經過一陣韜光養晦，企圖重振前蘇聯雄風的俄羅斯而言，集體安全體系之重建似乎有其迫切需要，尤其在面對美國的反導彈計劃，北約、歐盟之東擴壓力，力挺塞爾維亞似成俄羅斯反制西方國家之必然行動（張國慶，2008）。除了發出無力抗議，聲稱將與承認科索沃獨立的國家進入冷對抗階段外，塞爾維亞對科索沃獨立似有難以啓齒之兩難抉擇。塞爾維亞一方面仰賴俄羅斯對塞國領土主權完整主張之支持，一方面又懼於加入歐盟的願望受阻，使得該國是否願意與歐盟進行有失尊嚴之交易，成為國際政治有待觀察之未來發展（張國慶，2008；Tsai, 2008）。

科索沃獨立乃西方國家「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之產物¹⁴。

¹² 透過對巴爾幹半島衝突之介入以及對科索沃國家獨立地位之承認，美國背後所追逐之國家利益表現在以下幾點：維護其於歐洲之影響力、強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世界政治角色、弱化蘇俄於該地區之影響力等。相較於美國所追逐之前述利益，英、法兩國介入巴爾幹半島事務亦有其自身利益考量。除聯合德國向美國展現其追求自主獨立之歐洲對外與集體安全政策目標外，由於歐盟內部主要領導國家間之彼此猜忌，使得英、法兩國不時得藉其優異之軍事政治地位，向日漸顯露大國企圖的德國予以適當警告。而德國對巴爾幹半島事務所展現之積極主義，終究難掩其做為——如 Brezinski 所言：科索沃問題「地緣策略要角」（geostrategischer Hauptakteur）之事實，美國前代理外交部長（或謂國務卿）Strobe Talbott 甚至在 Rambouillet 談判召開前數日即指出，德國乃撼動北約及巴爾幹地區地緣政治大地震之震央。德國積極介入國際事務之態勢明顯，1998/99 之軍事介入科索沃衝突不過是該國戰後參與世界新秩序建構之第一步罷了，以上請參見 Küntzel (2008)。

¹³ 前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之崩解背後事實上隱藏著許多因素，例如國際列強之地緣政治考量、經濟利益之誘因、族群人口因素、制度結構、宗教文化、政治菁英之態度以及體制正當性不足等，皆於其中扮演特定角色，有關南斯拉夫解體之根本因素請參見 Ramet (2005: 75)。

¹⁴ 巴爾幹半島在後冷戰時期成為國際外交之實驗場域，藉由外交與軍事手段之雙重運用，國際社會仿照先前處理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Bosnia-Herzegovina）問題之經驗，回應科索沃 1998/99 之軍事衝突以及隨後之各項有關科索沃最終地位之談判。科索沃問題之國際化導致國際組織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SCE）、「聯合國」（UN）、「交涉團體」（Contact Group）以及「歐洲聯盟」（EU）等之積極介入。當前述國際組織不斷透過外交壓力迫使米洛舍維奇（Milosevic）對科

當北約以「人道干涉」(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之名軍事干預 1998/99 之科索沃危機時，即已展現西方列強維護其於該區域利益之決心¹⁵，此舉並引發國際法上人道干涉合法性與正當性之激烈爭辯¹⁶。美俄在國際事務上之傳統角力並非國際政治之新奇事物，對於持續進行統合、擬欲重拾歐洲昔日光榮之歐盟而言，其積極介入巴爾幹半島事務則格外引人矚目。由於科索沃對穩定巴爾幹半島之區域安全——包括反恐和控制組織犯罪等——具有決定性地位，且被部分西方國家視為具備民主治理潛力、可為全球其他區域仿效對象之穆斯林地區等，使其最終地位之定鑿對歐盟而言相當重要 (Toshev & Cheikhameguyaz, 2005: 273)。歐盟積極涉入科索沃事務之主要理由如下：首先，地緣政治上歐盟緊鄰巴爾幹半島，此造就其與巴爾幹半島政治與經濟之緊密連結，而科索沃境內之複雜問題——如政治經濟之不穩定、難民問題、武裝衝突以及組織犯罪等——將影響歐洲其他國家。其次，俟其經濟實力而自視全球政治軍事要角之一的歐盟顯然意識到，倘若無法解決自家後院所發生的問題，其前述地位恐將失去國際信任。再者，歐盟確實可藉特定手段之運用——例如透過「穩定與協合程序」(Stabilization and Association Process, 簡稱 SAP) 計畫之施行，賦予特定西巴爾幹半島國家未來加入歐盟之前景——導引該區域之未來發展。此外，歐盟對科索沃戰後之經濟重建扮演著舉足輕重之角色，並為重建計畫之最大贊助者。

索沃未來地位問題進行讓步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早就可能之軍事介入構思出幾項對策，其中包括下列三項軍事行動：(一) 於阿爾巴尼亞部署軍力，(二) 轟炸行動，以及(三) 停火及和平協議期間派遣地面部隊等。有關北約之強制外交行動請參見 Leurdijk (1999: 8-18) ; Sofaer (2000: 71-79)。

¹⁵ 根據 Leurdijk 引述 *Atlantic News* 1998 年 6 月 6 日之報導，北約常設委員會曾於該日針對科索沃問題發表以下聲明：「北約及國際社會對科索沃之發展有著正當利益，尤因其影響該區域之穩定，而此正為聯盟所關注者。」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女士亦對此表達以下立場：「集體對抗侵略將始終是北約之基本任務，……，為了保衛我們的安全利益，即便超越領土，我們始終有使用北約力量之選擇。倘若需要以集體軍事行動來保衛聯盟之重大利益，北約將是我們選擇之工具。」以上請參見 Leurdijk (1999: 9)。

¹⁶ 相關論述請參見 Heath (1999: 251-323) ; Husanovic (2000: 263-80) ; Allott (2000: 83-89) ; Wheeler (2000: 144-63)。

藉由前述 SAP 計畫，科索沃及其他鄰近國家享有與歐盟之特定貿易優惠，加上聯合國根據『1244 號』決議文所授權成立之「聯合國駐科索沃任務局」主要由歐盟內部成員所領導，使得科索沃對歐盟之依賴日深，此亦強化歐盟對其最終地位之決定影響（Toshev & Cheikhameguyaz, 2005: 274-77）。基於前述理由，歐盟在與其他國際勢力針對科索沃獨立問題進行角力時，著實有其獨特優勢。

歐盟當初以人道干涉之名介入科索沃危機，其多數成員國並於戰後多年科索沃宣布獨立時，以尊重民族自決之名承認其國家獨立地位。在部分政治觀察家眼裡，國際社會以支持民族自決之名所展開之權力競逐，事實上才是國際政治現實主義之真實面目，此對位居歐盟領導地位的德國而言，其箇中道理似乃不證自明¹⁷。

肆、德國對科索沃問題所持立場

做為歐盟事務的領航者之一，德國在科索沃獨立問題上採取與英、美、法、義等國相同之立場，正式承認科索沃之獨立，並於獨立宣布後隨即與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REGIERUNGonline, 2008）。究竟德國在科索沃獨立中扮演何種角色？其乃被動接受科索沃之獨立，抑或該國獨立背後之最大國際支持力量？德國為什麼支持科索沃獨立？其如何促使科索沃邁向獨立戰爭？在此過程中其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他成員國間所持科索沃問題立

¹⁷ 除對民族自決背後所蘊含人權與民主價值之宣揚、國際地緣政治之戰略考量外，經濟利益之競逐恐怕是國際勢力對科索沃問題進行角力的主因之一。科索沃雖然經濟落後，基礎設施匱乏，失業問題嚴重，人民所得偏低，但科索沃有著豐富的天然資源。其具全歐最豐富之礦產蘊藏量，估計每年利潤可達數十億美元，其中一百七十億噸煤炭及可觀之原油、天然氣存量，使其成為巴爾幹地區最具價值的不動產資產。二戰期間希特勒曾利用該地資源，支持納粹德軍之各項行動。做為具有重要戰略位置、蘊含豐富天然資源以及具有潛在工業開發潛力的地區，科索沃得到國際社會之特別關注。相較於缺乏天然資源，曾於 1994 年發生種族屠殺事件的盧安達，國際社會當時的隔岸觀火，與今日的科索沃相比，國際社會的雙重標準令人不勝唏噓，以上請參見張翠容（2008）。

場有何差異？

早在 1990 年代初期德國即已展開支持科索沃獨立之計劃。打著尊重民族自決原則之旗號，德國曾於 1995 年與阿爾巴尼亞在 Tirana 簽署協定，商討科索沃問題之解決方式，充分展現其肢解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之決心，而該國情報局暗中支持科索沃解放軍之舉措，則是德國為達前述目標所必然採取的做法之一。德國一度以單獨行動支持科索沃的分離主義，並在特定問題上採取與美、法、英等北約盟國不同之做法，最終甚至說服其展開對塞爾維亞之軍事行動，有計畫地協助科索沃實現其獨立建國目標。

當德國眾議院代表團於 1991 年訪問科索沃，並與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領導人接觸時，塞爾維亞即已清楚意識到德國介入科索沃問題之企圖¹⁸。雖然美國對科索沃問題之解決基本上傾向不支持民族自決方式¹⁹，然對企圖擴張其於該區域影響力的德國而言，美國的此一立場顯然並不符合其策略利益，德國甚至公開表示，支持民族自決此一普世價值乃其自 1990 年代起之既定政策（Küntzel, 2000）。1995 年德國總統 Roman Herzog 代表德國與阿爾巴尼亞在 Tirana 簽署協議，該協議聲稱，兩國支持科索沃境內阿爾巴尼亞裔人民之民族自決權利，並承諾以此做為科索沃問題之最終解決方式。此份協議在某種程度上意謂德國自 1991 年承認克羅埃西亞與斯洛伐尼亞獨立後，以尊重民族自決之名所從事進一步肢解南斯拉夫之策略延續²⁰。

¹⁸ 根據 Küntzel 引述 Yugoslavian journal polityka 之報導指出，南斯拉夫國會曾於當時提出警告，德國將與英國聯手派遣 70,000 名士兵介入科索沃事務。南斯拉夫與北約之大規模軍事衝突雖於 1998/99 年爆發，然而此舉印證了觀察家當時之預言（Küntzel, 2000）。

¹⁹ 一如美國前副國務卿 Joseph S. Nye, Jr. 所言，國際秩序之維持對美國而言乃一重大利益，然而在一個將近有 200 個國家的世界裡，上千個相互交疊之政治實體可能各有建立國家之主張，盲目支持民族自決將會產生麻煩的後果。相對於此，德國前國防部長 Rupert Scholz 則主張，倘若各民族非自願地存在於強加於其身上之特定國家組織架構中，維繫和平之真正穩定將不可能存在，以上請見（Küntzel, 2000）。

²⁰ 政治分析家指出，德國自華沙公約組織解體後即熱衷參與其他國際勢力對蘇聯之肢解，此一外交策略基調到了 90 年代亦同樣適用對前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之肢解上。德國政

為貫徹前述基本路線，德國運用多重手段促成科索沃境內阿爾巴尼亞人之分離主義，例如財力支援追求獨立之民族主義份子、協助建立區別科索沃與塞爾維亞人民之教育與醫療體系、情報局之秘密支援科索沃解放軍等，皆為德國打著尊重民族自決旗號所暗中推動之科索沃分離主義運動（Küntzel, 2000）。德國民間與軍事情報部門之所以積極介入科索沃反抗軍之訓練與武裝，目的即在強化德國在巴爾幹地區之影響力（Fallgot, 1998: 21-27）。德國多年來暗中支持科索沃分離主義活動，此舉不僅觸怒塞爾維亞與蘇俄，亦引起北約其他成員國尤其是美國的不悅²¹。

相對於美國對科索沃問題之舉棋不定，德國顯然對該問題之解決具有充分準備，德國前眾議院議員、巴爾幹地區特使 Christian Schwarz-Schilling 的以下談話顯示德國對科索沃問題所持立場：

我們應該嘗試透過壓力甚或軍事干預讓米洛舍維奇知道一個簡單的事實，亦即其僅能在特定基本條件具備下，維持其對科索沃做為南斯拉夫領土一部分之控制，倘若情況並非如此，該領土將成為一託管地，直到那些基本條件具備後（Küntzel, 2000）。

Christian Schwarz-Schilling 的前述談話並非其個人所持對科索沃問題之立場，將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推向與米洛舍維奇展開軍事衝突之計畫，

府在此時間內分別承認了斯洛伐尼亞和克羅埃西亞之獨立，其於 1995 年亦以人道干涉名義介入波士尼亞戰爭，而此次對科索沃問題之介入，不過延續先前之既定策略罷了（Kreickenbaum, 2008）。

²¹ 除了基於人性之救援關懷以及對民族自決原則之肯認外，德國支持科索沃獨立背後恐怕難掩其大國夢之追求企圖。各方跡象顯示，當美國無論在內部問題以及對外關係上尚有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而無暇在巴爾幹半島衝突問題上扮演更積極、強勢之作爲時，近來持續透過各種方式將其影響力逐漸深入巴爾幹地區的德國，卻早已將其勢力擴張至此，儼然成為維持該區域穩定的重要力量之一。德國政府不斷藉由特定政治立場之宣示、特務機關之活動、武器運輸、以及對特定犯罪或恐怖組織活動之支持等，展現其於該區域之領導意志，此亦說明，當美國必須因仰賴其他歐洲國家勢力分擔維持巴爾幹半島穩定局勢而須付出代價時，德國顯然在各方利益算盡後，展現出其當仁不讓之決心，毅然介入衝突之漩渦中。即便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洞悉德國在此所扮演積極角色背後所藏掩之真實企圖，卻未能適時阻止此一趨勢之發展，北約本次出兵介入科索沃衝突時，德國其中所扮演之角色即可印證前述之觀察（Mueller, 2008）。

儼然已成德國政府之科索沃政策核心，不僅柯爾（Helmuth Kohl）主政時如此，繼任總理施若德（Gerhard Schröder）亦如是（Küntzel, 2000; Kreickenbaum, 2008; Rudolf, 2000: 131-43; Krause, 2000: 103-19; Wood, 2002: 250-70）。當德國持續暗中力挺科索沃解放軍，希望藉其與塞爾維亞之武裝衝突達到使科索沃成爲北約託管地之目的時，美、英、法等卻同聲譴責德國之作爲，要求其停止繼續支援科索沃解放軍²²。在德國之堅持下美、英、法之去衝突策略終究以失敗收場，因爲沿著阿爾巴尼亞邊境所傳送給科索沃解放軍之各項武器、補給物資以及傭兵之招募等不曾間斷²³。

雖遭遇盟國對其基本立場之反對，德國支持科索沃解放軍之心意卻始終不變，其甚至將此公開化，例如前德國外交部長 Klaus Kinkel 曾表示：「我們當然應該考慮，是否基於道德與倫理考量，忍受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用以自衛之武器購買²⁴」（Küntzel, 2000）。無獨有偶，前德國國防部部長 Volker Rühe 對此亦措辭強硬地表示：「倘若將部隊派遣至阿爾巴尼亞，將阿爾巴尼亞至科索沃之邊境給封閉，科索沃問題將無法獲得解決，而我們這麼做只會順了米洛舍維奇的意²⁵」（Küntzel, 2000）。1998 年夏天，當美國仍在構思如何打擊科索沃解放軍時，德國即以科索沃解放軍保護國之姿站在與其他盟國相反之立場上，北約內部自此事實上存在兩相矛盾的目標：究竟北約應做爲科索沃解放軍之壓制力量，抑或其助力？北約應否藉其空優協助科索沃解放軍達到限縮南斯拉夫及改變其國家界域之目標，抑

²² 美、英、法等國不僅反對與米洛舍維奇展開正面衝突之路線，並視科索沃解放軍所從事者乃一系列恐怖主義活動，還於 1998 年夏天間接支持塞爾維亞對科所沃解放軍所展開之反制行動，協助米洛舍維奇與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溫和派領導人 Rugova 展開談判，以上請見（Küntzel, 2000）。

²³ 在此一態勢未獲改善下，美國以及多數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決定阻斷對科索沃解放軍之武器運送以及其他物資之補給，此一計畫亦獲當時阿爾巴尼亞政府領導人 Fatos Nano 之支持，前述計畫在 1998 年夏天逐漸形成，以上請見（Küntzel, 2000）。

²⁴ 以上乃當時德國外交部部長 Klaus Kinkel 接受《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1998 年 7 月 30 日專訪時所發表之談話。

²⁵ 以上乃當時德國國防部部長 Volker Rühe 接受《法蘭克福文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1998 年 6 月 9 日專訪時所發表之談話。

或其應做為科索沃解放軍之反對力量，終結其所從事之各項分離活動？基於德國對科索沃問題解決方法之堅持，以及其他北約盟國在幾經思考後決定甘冒此一風險之情況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科索沃問題之最終策略終於在 1998 年夏天獲得確定：支持科索沃解放軍（Küntzel, 2000）。

回顧德國支持科索沃獨立過程吾人可發現，德國不僅參與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之行動，還長期暗中支助科索沃解放軍，以達引爆戰爭之目的，最終並藉與其他北約盟國共同佔領科索沃，使其成為北約以及隨後聯合國之託管地，這些作為皆是德國為促進科索沃獨立所一步步鋪陳之道路²⁶。總地來說，科索沃戰爭乃德國自柏林圍牆倒塌後首次積極介入世界新秩序建構之嘗試，其強勢作為背後難掩之大國企圖實乃德國支持科索沃獨立的原因之一（Müller, 2007）。地緣政治考量固然是德國積極介入科索沃問題的諸多因素之一，但此背後之經濟效益算計亦不容小覷。西歐各國清楚明瞭，歐陸國家近來對俄羅斯石油以及天然氣進口之仰賴日深，此將對其國家發展添增一些不確定因素，而巴爾幹半島又為石油及天然氣管線埋設之理想區域，管線埋設於此，將可減少西歐各國對俄羅斯之仰賴（Kreickenbaum, 2008）。基於地緣政治和經濟安全之考量，國際勢力對巴爾幹半島影響力之爭奪有著利益盤算之現實意義。除對石油及天然氣運送之經濟安全考量外，科索沃戰後之重建大餅實已引起北約各方勢力之覬覦。在協助科索沃重建戰後經濟計畫中，各方勢力早已對其所蘊藏豐富之天然資源展開明爭暗鬥，尤其在市場經濟與自由化之改革聲中，各國投資事業團體早在起跑聲響起前在此進行卡位戰，德國政府及民間企業組織自然不落人後。

²⁶ Küntzel 回顧德國在科索沃問題中所扮演角色時表示，以下三點乃德國長期所堅持之立場：（一）對抗南斯拉夫政府，（二）支持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運動，（三）空炸塞爾維亞，使科索沃成為北約臨時託管地，最終達到科索沃獨立之目標。

伍、德國支持科索沃獨立所採行之具體作為

在無視蘇俄可能的激烈反應、巴爾幹地區恐爆新一波區域衝突以及可能因此助長其他地方之分離主義情況下²⁷，德國於 2008 年 2 月 20 日公開承認科索沃之獨立。名義上德國政府稱其介入科索沃獨立乃為協助該區域之穩定發展，防止其他衝突之發生，以及促進歐洲之統合等（Deutscher Bundestag, 2007），然而在其整體東南歐策略目標之政治修辭背後，國際地緣政治以及經濟效益之考量，卻為吾人所不應忽視之重要因素。為協助科索沃邁向獨立，德國在軍事、政治以及經濟等層面發揮了其特有功能。

德國政府在軍事層面上所採取之實際作為除派遣「聯邦防衛隊」（Bundeswehr）參與 1998/99 年之北約軍事行動外，更於該組織正式軍事任務展開前，透過各種管道支援科索沃解放軍之各項軍事行動，其中「聯邦情報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對科索沃地下軍事組織之建立、訓練、武器裝備運輸以及財務支援等，實乃科索沃解放軍歷年行動之最大支持者。該組織透過德國之協助自科索沃與阿爾巴尼亞邊境獲得所需之各項物資，並據此展開與塞爾維亞警察和國防軍之游擊戰（Kreickenbaum, 2008; Küntzel, 2000）。無論是戰前給予科索沃解放軍各項協助，或是派兵參與北約對塞爾維亞之軍事行動，德國在科索沃獨立問題上所提供之軍事支援，乃其促成科索沃獨立所使用的手段之一。

德國在政治層面上支持科索沃獨立的歷史恐怕必須回溯到 1990 年代初期。如前所述，肢解社會主義國家成為西方國家冷戰後之重要策略目標，蘇聯解體後南斯拉夫即成此一行動之下一目標，而斯洛伐尼亞和克羅埃西亞之紛自獨立不過為此揭開了序幕，再此過程中德國所扮演角色曾一度受

²⁷ 德國政府無視來自執政黨內部之反對聲浪，以及相關諮詢機構——如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Politics，對此所發出之警告，毅然宣布站在與美國相同的立場，並甘冒觸怒蘇俄之風險，告別前任總理施若德與普亭所建立之緊密合作關係（Kreickenbaum, 2008）。

到國際社會之關注。幾年後德國與阿爾巴尼亞在 Tirana 就科索沃問題簽定協議，協議中兩國聲明支持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人民之自決權利（Küntzel, 2000），此乃德國繼承認前述兩國之獨立後，再次運用其政治影響力協助科索沃步步朝向自南斯拉夫脫離之傑作。

軍事行動雖使科索沃於戰後成為聯合國託管地，為之後的獨立建國奠定重要基礎，然而戰前各方政治勢力之運作卻是促成此一戰爭之重要因素，德國對此尤其扮演重要角色。1998 年初當科索沃局勢逐漸惡化時，德國外交部長 Klaus Kinkel 即於 Palermo 所召開之歐盟外長會議中公開呼籲，北約應以軍事行動向米洛舍維奇施壓，以防止難民問題之持續惡化（Krause, 2000: 106）。Kinkel 當時的呼籲雖僅具象徵性意義，無法真正動員北約盟國出兵攻打塞爾維亞，因為此時之科索沃畢竟仍乃南斯拉夫領土的一部分，而任何不具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之軍事行動將被視為違反『聯合國憲章』之侵略行為（Krause, 2000: 107），因此在認知蘇俄必會否決任何針對塞爾維亞出兵行動之前提下，Kinkel 前述主張雖未產生立即而明確之影響，卻也為北約其他後續行動打開了窗口，其所展現之政治影響力不可小覷。

科索沃衝突過程中「交流團體」（Contact Group）曾於 1998 年 6 月在倫敦集會²⁸，要求塞爾維亞遵守該會議所做出之相關決定²⁹，此雖獲得塞爾維亞之短暫善意回應，北約卻於該區域衝突日益惡化情況下，被迫以軍事行動介入該衝突之解決。在此過程中德國充分運用其政治影響力，說服北約其他盟國以軍事手段解決科索沃問題。首先德國外交部長 Klaus Kinkel 以及國防部長 Volker Rühe 之公開談話，讓盟國對德國之出兵意志印象深

²⁸ 所謂「交流團體」係指由對巴爾幹地區發展具有重要利益的國家所組成之非正式交涉團體，其成員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以及蘇俄等，以上各國皆對巴爾幹地區之事務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力。該團體成立於 1990 年代初期，目的在解決波士尼亞危機所引發之各項問題。

²⁹ 這些決議包括：（一）立即之武力禁止以及塞爾維亞特勤警察部隊之撤出，（二）恢復與阿爾巴尼亞裔人民代表之談判，（三）透過國際協助推動確保科索沃新地位之政治改革，（四）國際人道組織之無阻礙通行，以及（五）戰爭罪行偵調人員之無阻礙通行等（Krause, 2000: 107-8）。

刻³⁰，隨後的 Rambouillet 最後通牒雖讓德國在國際外交場域上吃了盟邦一次悶棍³¹，卻在最後的「費雪計畫」(Fischer-Plan)中，讓其他國際勢力見識到德國外交手腕之熟練 (Rudolf, 2000: 139; Krause, 2000: 115-19)。

Rambouillet 談判在匆促及未加深思情況下訂出了讓塞爾維亞無法接受之苛刻條件，而拒絕履行這些條件即意味著戰爭。北約在米洛舍維奇拒絕履行前述條件後，毅然在無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下，以阻止即將到來的嚴重「人道危機」(humanitarian catastrophe)為由，軍事介入科索沃衝突 (Krause, 2000: 114-15)。1999年3月24日北約開始為期約11週之轟炸南斯拉夫行動，然而此一轟炸行動並未立刻使米洛舍維奇就範。在行動未獲預期結果，北約策略失敗之傳言甚囂塵上之際，德國適時巧妙之政治外交手腕展現，讓原已低迷的北約內部氛圍出現轉折 (Krause, 2000: 115)。

所謂費雪計畫係指由德國外交部長 Joschka Fischer 所提出之科索沃問題和平解決計畫³²，此計畫之最大特點在於透過外交途徑將蘇俄納入整體

³⁰ 有關 Kinkel 和 Rühe 之發言請參見 Küntzel (2000); Kreickenbaum (2008); Krause (2000: 109); Wood (2002: 250-70)。

³¹ Rambouillet 談判雖被視為美國和德國之聯手佳作，國際政治觀察家甚至對德國之此次談判表現給予極高評價，然而事實指出，Rambouillet 回合談判依其重要性程度分成三個層級，第一層級亦即所謂核心談判，參予談判之國家及代表僅有美國、英國、法國以及衝突之兩造，乃所有談判回合中之最高層級者；第二層級談判加入了德國、義大利以及歐盟特派員奧地利籍的 Wolfgang Petritsch 等，此一層級談判僅具諮詢功能，而無第一層級之決議權限；第三層級談判則加入蘇俄代表，此一回合會談僅具告知和解釋之功能。德國在談判過程中得知其被排除於核心會談之對象時感到格外屈辱，畢竟其乃此時之歐盟輪值主席，具有歐盟共同對外與安全政策之領導地位，將其排除於核心談判名單外顯見其他國家尤其是法國與英國對德國之不信任，以上請參見 Krause (2000: 113); Rudolf (2000: 135)。Rambouillet 條約之草擬事實上在談判尚未完成時即已失敗，米洛舍維奇拒絕接受會談所訂出之條件，因該會談所構思之和平提議對其而言乃——「獨裁和平」(Diktat-Frieden)，其重要決議事項如下：(一)凍結科索沃現今局勢三年，以待相關程序確立後決定科索沃之未來地位，(二)前述程序須顧及人民意志，以及民主意思表示機構之建立與運作，(三)在此期間北約常設組織應維護該區域之和平，(四)北約軍隊應獲南斯拉夫其他地區之自由通行權等，以上請參見 Krause (2000: 113-14)。

³² 此計畫共包括以下幾項重要內容：(一)塞爾維亞軍力撤出科索沃，(二)科索沃反抗軍停止所有對抗行動，並進行武器繳械，(三)國際維和部隊在北約領導下進駐科索沃，(四)被驅逐者及難民之返回，(五)將科索沃置於臨時行政局之管轄至最終政治解決

科索沃問題之談判中，讓蘇俄在共商衝突解決方式時，能夠得出一個為各方所接受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Rudolf, 2000: 133）。德國此一和平計畫之提出，乃其充分運用做為當時歐盟輪值主席以及八大工業國高峰會議主席身分之結果。在蘇俄支持此一計畫，米洛舍維奇別無其他選擇情況下，聯合國最終通過決議文『第 1244 號』，讓科索沃衝突得到各方都能接受之解決辦法（Krause, 2000: 117）。德國在北約軍事行動出現瓶頸時適時發揮巧妙之政治外交手腕，讓原本渾沌不清之科索沃局勢出現一道曙光，科索沃今日能夠獨立建國，德國在國際間所發揮之政治影響力對此貢獻甚巨。

除運用政治手腕在國際外交場域中展現其影響力，讓科索沃問題透過國際勢力之軍事介入，得到對日後邁向獨立具有重大意涵之聯合國託管地解決方式外，德國還積極介入戰後科索沃之重建，給予科索沃在邁向獨立的路途上所需之各項支援。為穩定巴爾幹半島局勢，實現科索沃獨立目標，德國政府透過各種手段確保其於該區域之主導地位，其具體做法不外乎派遣高階外交、軍事官員前往該區域主持特定任務之執行，和派遣龐大行政、警務、軍事人員參與其他重建工作之推展，例如由北約所設立，主要任務在於維持該區域安全與穩定發展之任務組織「科索沃軍」（Kosovo Forces，簡稱 KFOR），其歷任領導人即多由德國高階國防官員出任³³，聯合國託管期間，科索沃之臨時行政機關「聯合國駐科索沃任務局」（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Kosovo，簡稱 UNMIK）亦主要由德國高級外交官出任領導³⁴；在北約所派遣超過 1 萬 5 千多名維和人員中，德國當仁不讓地派出多達 2 千 3 百人左右人力，參與該區域之維和任務。除了派遣高階官員及大量支

方案確定時，（六）重大急難救助和科索沃重建國際救援計劃之展開等，以上請參見 Krause（2000: 116）。

³³ 聯合國授權成立 KFOR 以來共有三位德國官員位居該機構領導要職，其分別為 Klaus Reinhardt（1999-2003）；Holger Kammerhof（2003-2004）以及 Roland Kather（2006-2007），以上請參見 Kreickenbaum（2008）。

³⁴ UNMIK 乃聯合國授權成立負責執行戰後科索沃行政業務之臨時性機構，兩位德國外交官曾領導該機構之業務，其分別為 Michael Steiner（2002-2003）以及 Joachim Rücker（2006-2008），以上請參見 Kreickenbaum（2008）。

援人力參與戰後科索沃之重建外，德國亦透過各種手段向塞爾維亞施壓，逼迫其對科索沃問題進行讓步，其中因洞悉塞爾維亞加入歐盟之願望，使得德國政府更懂得如何善用各種威脅利誘手段，迫使塞爾維亞對科索沃獨立問題做出讓步³⁵。

科索沃獨立除在政治軍事上仰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給予塞爾維亞致命的一擊外，還藉積極參與戰後科索沃之重建，以及對塞爾維亞所展開各項加入歐盟之利誘工作，排除科索沃邁向獨立之最後障礙。由於多數科索沃人民生活於貧窮線下，來自德國以及其他國家之經濟援助使其體認到，獨立的科索沃將對人民經濟生活之改善有所助益。若能藉由其他國家之經濟援助，重建幾乎破產之經濟生活恐怕是多數科索沃人民所樂於見到的，然而科索沃一天不脫離塞爾維亞獨立，其他國家之經濟援助即不會到來，因此德國及其他國家在戰後重建工作中所提供之各項經濟援助，在某種程度上亦對科索沃獨立產生推波助瀾之效果。德國做為區域以及全球經濟大國在此事務之推展上似乎駕輕就熟，其不僅提供科索沃大量之經濟援助，動員國內企業前往投資，更實際參與該國許多重要基礎建設之重建工作，可說是科索沃戰後重建和邁向獨立最重要助力之一³⁶。

³⁵ 歐盟清楚體認到，為維繫巴爾幹半島局勢之穩定，單獨針對科索沃提供發展協助是無意義的，該區域之穩定發展唯有在納入周邊其他國家前提下才有可能，基於此一考量，德國於是提議建立所謂「穩定與協合程序」(Stability and Association Process, 簡稱 SAP) 以及「東南歐穩定聯盟」(Stability Pact for South-east Europe, 簡稱 SP) 之發展計畫，根據前述計畫巴爾幹地區國家將透過歐盟之協助，完成前述計畫中所制定之目標，最終並賦予其未來加入歐盟之機會。因洞悉塞爾維亞加入歐盟之意向，因此當歐盟展開與塞爾維亞有關科索沃未來地位之談判時曾表示，要不放棄科索沃，否則加入歐盟恐難實現。歐盟運用政治手腕向塞爾維亞軟硬兼施，在無其他更佳選擇情況下，塞爾維亞被迫接受此一政治現實。做為科索沃戰後重建之主要力量，德國運用其巧妙政治手腕讓科索沃獨立成爲一無法逆轉之趨勢，以上有關 SAP 和 SP 之功能和德國政府在此所扮演之角色請參見 Krause (2000: 118) ; Deutscher Bundestag (2007: 1-15)。

³⁶ 為重建戰後科索沃之經濟，「科索沃信託局」(Kosovo Trust Agency, 簡稱 KTA) 在前任德國外交部長 Nikolaus Graf Lambsdorff 之贊助下獲得成立，其主要任務在參與科索沃基礎建設之重建，經濟發展，尤其是工農企業之私有化，最終達到西方國家所欲見到的市場經濟體系之建立。為參與科索沃之重建計畫，德國企業甚早期加入此一重建計畫之行列，其中知名企業團體例如有 Deutsche Bank, HypoVereinsbank 以及 Siemens 等。

陸、德國支持科索沃獨立之啓示——代結語

總地來說，科索沃獨立乃內部與外部因素交相影響之結果。就其內部因素而言，該國人民強烈之獨立意志以及領導者果決之判斷力、勇氣與智慧，乃該國人民邁向國家獨立之重要內部因素；就其外部因素而言，國際社會之支持，尤其是歐美強權對此之積極介入，乃科索沃獨立之外部理想條件。由於德國積極介入科索沃衝突與協助其人民邁向國家獨立，使其在國際社會中所扮演角色日益受到關注，究竟德國支持科索沃獨立給予吾人何等啓示？

首先，德國積極介入科索沃問題意謂該國在此有著重要地緣政治利益。巴爾幹半島局勢之穩定與否向為歐洲國家所關切，為解決棘手的難民以及組織犯罪等區域安全問題，德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必須仰賴巴爾幹半島局勢之穩定發展，然而科索沃問題一天未獲解決，該區域即難以平靜。其次，德國積極介入科索沃問題乃其社會多數支持之結果。科索沃衝突期間德國派兵參與北約對塞爾維亞之轟炸行動，不僅是該國二戰結束以來之首次軍事介入國際紛爭，並且還在此次人道干涉行動中獲得該國社會之普遍支持。反戰雖為德國社會二戰以來之普遍共識，該國本次出兵行動之正當性甚至受到來自社會內部不同意見之強烈質疑，然而德國聯邦眾議院（Deutscher Bundestag）終究正式授權本次之出兵行動，聯邦憲法法院（Bundesverfassungsgericht）亦以人道救援不在德國憲法禁止範圍內為由，宣告德國防衛軍（Bundeswehr）之參與本次軍事行動並未違憲，在此情況下，德國介入科索沃衝突可謂具備社會內部之支持力量。再者，德國積極介入科索沃問題之斡旋乃其大國企圖之展現。德國自 1990 年代起即熱衷參與巴爾幹地區之事務發展，其先後承認斯洛伐尼亞與克羅埃西亞之獨立，後與阿爾巴尼亞政府領導人商議科索沃最終地位之解決方針，加上參與北約之軍事行動，與行動最後階段運用成熟外交手腕解決陷入膠著之戰

況，乃至戰後透過諸種區域重建計畫為科索沃獨立創造良好條件等，皆充分顯現德國對其在國際事務中所扮演新角色之自我認知與定位。雖在科索沃問題中展現大國風範，德國在國際社會裡若想有所作為仍須仰賴與其他國際勢力之通力合作。科索沃衝突期間倘無美國和其他北約盟國之立場轉向，以及衝突後期蘇俄對德國和平計畫之支持，德國想依憑己力在國際政治上有所表現恐怕仍言之過早。德國支持科索沃獨立背後之國際政治現實主義考量，恐怕是該國支持行動背後無法輕忽的重要因素之一。國際政治之現實主義向以國家利益之維護與追求為依歸，除了地緣政治之安全考量以及大國地位之追求外，獨立後的科索沃所可能為其創造之不斐經濟利益恐怕是德國支持科索沃獨立不落人後的因素之一。雖為歐洲最貧窮區域之一，科索沃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其地理位置又被視為輸往西歐石油與天然氣管線埋設之理想地帶，此對想要擺脫蘇俄仰賴之西歐各國而言，和平的科索沃未來所將具備之經濟安全功能，亦為德國等中、西歐國家支持科索沃獨立的原因。

德國自 1990 年代起即熱衷對昔日社會主義國家之肢解，繼前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之其他加盟國紛自獨立後，德國成功協助科索沃自塞爾維亞獨立，無論其支持理由乃曰尊重民族自決原則，考量其他人權價值之維護，或為穩定該區域之和平發展，大國行動背後之利益算計，恐怕是國際政治現實主義下之行動準則，此對社會內部亦存在獨立意願之台灣社會而言，德國支持索沃獨立之經驗與啓示足供吾人借鑑。

參考書目

- 中華民國外交部。2008。〈科索沃共和國〉。5月30日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30424&ctnode=1131&mp=1>) (2008/9/11)。
- 王文光。2008。〈科索沃獨立風波難平，中國表示嚴重關切〉。《CRI 國際在線》。2月19日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9224/2008/02/19/1745@1949069.htm>) (2008/9/11)。
- 自由社論。2008。〈科索沃選擇了勇敢的獨立之路〉。《自由時報電子報》。2月18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feb/18/today-s1.htm>) (2008/9/11)。
- 李東昇。2008。〈塞爾維亞人心中的聖地——科索沃〉。《網路城邦》。 (<http://blog.udn.com/alexandroslee/1626660>) (2008/9/11)。
- 邱垂亮。2007。〈東帝汶和科索沃能，台灣當然更能〉。《南方快報》。7月26日 (http://w1.southnews.com.tw/snews/specil_coul/chiu/00/0041.htm) (2008/9/11)。
- 洪茂雄。2008。〈科索沃的獨立意志〉。《自由時報電子報》。2月16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feb/16/today-o6.htm>) (2008/9/11)。
- 張國慶。2008。〈科索沃獨立背後的大國博弈〉。《中國網》。2月17日 (http://news.ifeng.com/world/Europe/200802/0217_1395_402161.shtml) (2008/9/11)。
- 張翠容。2008。〈科索沃：停不了的惡鬥〉。3月24日 (<http://mass-age.com/wpmu/blog/2008/03/24/2962/>) (2008/9/11)。
- 陳成良。2008。〈科索沃獨立，恐爆骨牌效應〉。《自由時報電子報》。2月18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feb/18/today-fo5.htm>) (2008/9/11)。
- 陸以正。2008。〈科索沃獨立，回首我國與馬其頓交往經過〉。《國政評論》。 (<http://www.npf.org.tw/particle-3936-1.html>) (2008/9/11)。
- 湯紹成。2008。〈科索沃獨立建國之評析〉。《國政分析》。3月4日 (<http://www.npf.org.tw/particle-3959-3.html>) (2008/9/11)。
- 維基百科。2008。〈科索沃〉。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7%91%E7%B4%A2%E6%B2%83&variant=zh-tw>) (2008/9/11)。
- Allott, Philip. 2000. "Kosovo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wer."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3, pp. 83-89.
- Booth, Ken. 2000. "Introduction: Still Waiting for the Recko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 4, No. 3, pp. 1-23.
- REGIERUNGonline. 2008. "Deutschland Erkennt Kosovo an." (<http://www>

- 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08/02/2008-02-20-deutschland-erkennt-kosovo-an.html) (2008/5/14)
- Deutscher Bundestag. 2007. "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über die Ergebnisse Ihrer Bemühungen um die Weiterentwicklung der Politischen und Ökonomischen Gesamtstrategie für die Balkanstaaten und Ganz Südosteuropa für das Jahr 2006." *Bundestagsdrucksache*, 16/5000, pp. 1-15.
- Ellis, Mark S. 2000.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Kosovo Conflict on Southeastern Europe."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Vol. 34, No. 4, pp. 1193-221.
- Fallgot, Roger. 1998. "How Germany Backed KLA." *European*, September, pp. 21-27.
- Forster, Michael. 2005. *Nation Building Durch die Internationale Gemeinschaft: Eine Völkerrechtliche Analyse der Verwaltungsmission der Vereinten Nationen im Kosovo und in Ost-Timor*. Göttingen: Cuvillier Verlag.
- Gustenau, Gustav E. 2000. "Politisch-Strategische Überlegungen zur Operation 'Allied Force,'" in Erich Reiter, ed. *Der Krieg um das Kosovo 1998/99*, pp. 81-91. Mainz: v. Hase und Koehler.
- Heath, Kenneth D. 1999. "Could We Have Armed the Kosovo Liberation Army? The New Norms Governing Intervention in Civil War." *UCL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Foreign Affairs*, Vol. 4, pp. 251-323.
- Husanovic, Jasmina. 2000. "'Post-Conflict' Kosovo: An Anatomy Lesson in the Ethics/Politics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 4, No. 3/4, pp. 263-80.
- Kohl, Christine von, and Wolfgang Lidal. 1997. "Kosovo: The Gordian Knot of the Balkans," in Robert Elsie, ed. *Kosovo: In the Heart of the Power Keg*, pp. 3-10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rause, Joachim. 2000. "Die Deutsche Politik in der Kosovo-Krise," in Joachim Krause, ed. *Kosovo: Humanitäre Intervention und Kooperative Sicherheit in Europa*, pp. 103-19. Opladen: Leske & Budrich.
- Kreickenbaum, Martin. 2008. "Wie Deutschland die Abspaltung des Kosovo vorantrieb."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http://www.wsws.org/de/2008/feb2008/kosof26_prn.html) (2008/5/4)
- Küntzel, Matthias. 2000. "Die Rolle der Bundesrepublik bei der Vorbereitung des Kosovo-Krieges. Stellungnahme vor dem 2. Internationalen Hearing des Europäischen Tribunal über den Nato-Krieg gegen Jugoslawien am 16. April 2000 in

- Hamburg.” (<http://www.matthiaskuentzel.de/contents/die-rolle-der-Bundesrepublik-bei-der-vorbereitung-des-kosovo-krieges>) (2008/5/14)
- Leurdijk, Dick A. 1999. “Kosovo: A Case of Coercive Diplomacy.” *Helsinki Monitor*, Vol. 10, No. 2, pp. 8-18.
- Ministry of the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Kosovo. 2008. “Countries Recognitions.” (<http://www.ks-gov.net/MPJ/Njohjet/tabid/93/Default.aspx>) (2008/9/11)
- Müller, Karl. 2007. “Deutschland und Südosteuropa: Wer Steckt Hinter Deutschen Plänen für eine Einseitige Anerkennung Kosovos?” *Zeit-Fragen* (<http://www.zeit-fragen.ch/ausgaben/2007/nr43-vom-29102007/deutschland-und-suedosteuropa/>) (2008/9/18)
- Ramet, Sabrina P. 2005. *Thinking About Yugoslavia: Scholarly Debates About the Yugoslav Breakup and the Wars in Bosnia and Kosov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zun, Miron. 2001. *Europe's Nightmare: The Struggle for Kosovo*. Westport: Praeger.
- Rudolf, Peter. 2000. “Germany and the Kosovo Conflict,” in Pierre Martin, and Mark R. Brewley, eds. *Alliance Politics, Kosovo, and NATO's War: Allied Force or Forced Allies?* pp. 131-43. New York: Palgrave.
- Sofaer, Abraham D. 2000. “The War Powers Resolution and Kosovo.” *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 Vol. 34, No. 1, pp. 71-79.
- Toschev, Adrian, and Gregory Cheikhameguyaz. 2005.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Final Status of Kosovo.” *Chicago-Kent Law Review*, Vol. 80, No. 1, pp. 273-304.
- Tsai, Astrid. 2008. 〈獨立後的科索沃爲入聯合國拒絕台灣〉。《中國時報》。3月3日 (<http://www.cooloud.org.tw/node/17229>) (2008/9/11)。
- Villmoare, Edwin. 2004. “The Fog of Nation Building: Lessons from Kosovo?” *Transnational Lawyer*, Vol. 18, No. 1, pp. 25-45.
- Wheeler, Nicholas J. 2000. “Reflections on the Legality and the Legitimacy of NATO's Intervention in Kosov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 4, No. 3/4, pp. 145-63.
- Wikipedia. 2008. “Kosovo.” (<http://en.wikipedia.org/wiki/Kosovo>) (2008/9/11)
- Wood, Steve. 2002. “Germ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after Kohl and Kosovo.”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37, No. 2, pp. 250-70.

Power Play in Name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The Role of Germany regarding Kosovo Independence

Chung-shan Shih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digenous Developmen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houfeng, Taiwan*

Abstract

Due to its deep involvement in the Kosovo question through advocacy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s the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 Kosovo question, manifested by multiple demarches and interventions during the Kosovo crisis, Germany can be seen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s in support of Kosovo independ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rman position on the Kosovo question as a basis for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Kosovo independence for Germany's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Through discussion of the means by which Germany expressed its support for Kosovo independence, the paper will explain how Germany incrementally helped to ensure that Kosovo would becom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The paper will conclude that the independence of Kosovo is due in part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upport for respecting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Keywords: Kosovo, Germany, NATO, independence,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